中俄景点名称形义对比与互译探赜

刘丽芬 肖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从形式和语义对比分析中俄两国景点名称,并基于所比结果讨论中俄景点名称的互译。研究表明,中俄景点名称的组构形式多为“专名+通名”,还有“属性名+通名”“专名+属性名+通名”,少见“专名”。此外,汉语还有专名通名化以及借用诗句的“专名”。专名多为地名、人名,也见动物名,通名大多对应。属性名标明景点的类属、特征、质料、领域、功能、序号等。中国景点名称以托物言志命名为特色,俄罗斯则以历史来源命名居多。中俄景点名称互译模式为逐词对应、专通互换、通名缀补、文化专名音译—意译互参、专名文化内涵阐释等。本研究旨在为中俄景点名称互译提供对比语言学视角,为汉俄对比与翻译教学提供参考,为中俄旅游文化互鉴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

关键词:景点名称;形式—语义;对比分析;汉俄互译

中图分类号:H35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1-0123-09

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往游客增多,中俄景点名称等公示语翻译也受到关注。据知网检索可知,国内旅游景点名称英译达177篇之多,但对景点名称翻译标准、方法见仁见智,甚至同一景点名称有不同译法,英语界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中国景点名称的俄译研究。有关景点名称俄译文献仅三篇,以某一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某一城市景点名称的俄译方法,即多采用直译、音译、意译、增译等具体方法。要获得地道的译文并明晰双语景点名称的特点,对比是前提,“只有对比研究才能提供关于双语异同的比较准确的认识,从而使翻译研究减少盲目性”(潘文国,1997:10)。本文基于1,000条语料(中俄各500条),从形式—语义对比分析中俄景点名称的异同,再基于对比结果讨论景点名称互译。本研究旨在为中俄游客选择景点时排除语言障碍,指明方向,促进中俄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为汉俄对比与翻译教学提供参考。

1 中俄景点名称形义比较

景点名称是景区的核心要素,既有区分其他景点与标记的作用,也折射出当地的历史文化。景点名称“有名有姓”,“姓”即通名,表示景点的类别,“名”即专名或属性名,以区分于其他类景点。

收稿日期:2021-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俄符号景观‘译+制’双重机理融会研究”(22BYY195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丽芬,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肖欢,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刘丽芬,肖欢. 中俄景点名称形义对比与互译探赜[J]. 外国语文,2023(1):123-131.

景点名称的组成要素有专名、属性名和通名,可由这三要素构成,也可由其中两项甚至一项构成。中俄两国景点名称组成及命名方式各具特色,但又不乏相同之处。分析语料发现,中俄景点名称的组构以“专名+通名”为主,其次有“专名+属性名+通名”和“属性名+通名”,还见“专名”等。下面从组构出发,分析各要素的语义特征。

1.1 “专名+通名”指别归类

中俄景点名称以“专名+通名”类组构为主,专名是景点名称中区分各个景点的部分,是对景点的称呼,具有指别作用;通名指具有景点分类作用的部分,即判断、辨别景点类别的名词(贝可钧等,2015:79),具有归类作用。因此,常有“专名定位,通名定类”之说。中俄景点专名主要由地名、人名构成,也见少量动物名,既有来源于历史传说的,也有引用诗文或文学典故的,还有托物言志类的。

地名作为专名构成景点名称的一部分在中俄景点名称中均很常见。中文如“乐山大佛”“八达岭长城”“云岗石窟”“广州塔”等,俄文如 Ленские столбы(勒拿河柱状岩)、Куршская коса(库尔斯沙嘴)、Вулканы Камчатки(堪察加半岛火山)、Музей-усадьба Кусково(库斯科沃庄园)、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彼得保罗要塞)等,均以地名作专名,通常为当地已有地名。有的地名源于历史或历史传说,如“蓬莱公园”(传说是海上仙人居住的神山,是仙境)以历史传说命名; Нарвская арка(纳尔瓦大门)以历史事件命名,为了纪念1814年战胜拿破仑军队而修建。

俄语景点地名还有一类来源,即保留其他民族语言读音,直接采用音译,沿用原有名称。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时间较晚,历代沙皇崇尚开疆拓土,许多名山大川早由土著民族命名,被纳入俄罗斯国土后,景点名称采用音译,保留原有语音。如 Озеро Эльтон(埃尔顿湖)中 Эльтон 一词来源于蒙古语 Алтын-Нор,为 золотое дно(金底)之意; Плато Путорана(普托拉纳高原)来源于俄罗斯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语言,意为 край озёр с крутыми берегами(河岸陡峭的湖泊区)。

人名作为专名也常见于景点名称,一般使用名人姓名,通常为政治家、作家、诗人、音乐家、演员、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名字等,这一命名方式在中俄两国景点名称中使用多,尤其在俄罗斯。中文如“太白楼”“木兰山”“神农洞”“中山纪念堂”等,俄文如 Памятник В. И. Ленину(列宁纪念碑)、Дворец культуры им. С. М. Кирова(基洛夫文化宫)等。中国多以政治家、古代文人和传说中的人物等的名字命名,表达敬仰怀念之情,俄罗斯则多以作家、艺术家、政治家等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们为国家所作的贡献。

动物名作为专名也见于景点名称,一般是历史传说类,尤以汉语景点名为多。动物名称前常加修饰语,二者关系紧密,形成一个双音节形式的特定概念。如“孽龙洞”(传说一条孽龙被禁于此洞)、“白鹿岩”(传说此处可见纯色白鹿)等。

有的专名引用诗文或文学典故,此类只见于中国景点名称。因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古籍典故浩如烟海,众多山川湖泊,亭台楼阁多由文人附庸风雅题名。如“陶然亭”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排云殿”取自郭璞的诗句“神仙排云山,单肩金银台”。

专名还可以是言志类。以托物言志方式为景点命名乃中国一大特色,命名者或为歌功颂德,多用于表达健康长寿与和谐平安的美好愿望,如“益寿堂”“万安桥”“如意馆”等,或将心绪与志向寄

托于所命名事物,如“沉心堂”“静园”“爱莲堂”等。此类多用于小型建筑或私人场所。在本文所调查的俄罗斯景点名称中未发现此类命名方式。

由人名或地名构成的专名在汉俄互译时直接音译或意译,动物名意译,而文学典故、言志类等则较复杂。专名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翻译方法的多样性,相对而言,景点通名则简单得多。尽管不同国家各有其地貌特征,不同民族各有其命名方式,但汉俄景点通名大多对应。

景观一般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指由自然要素构成,自然面貌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天然景观,景点名称的通名通常表示景点地貌特征,如山、岩、峰、石、江、河、溪、湖、泊、海、池、泉、岛等。与专名组构时汉语是顺序而行,即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万泉河(Река Ваньцюань)、泰山(Гора Тайшань)等;俄语当专名为名词时,与通名构成同位语,为逆序,如 Река Обь(鄂毕河)、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萨哈林岛)等。中俄自然地理实体因地形地貌差异,通名有所不同,除两国常以“山、峰、湖、河、岛”等为通名外,中俄各有其特色通名。中国常有“潭、岩、窟”等,如“日月潭”“化成岩”“龙门石窟”等;俄罗斯则有 болото(沼泽)、бухта(湾)、мыс(角)、сопка(火山)等,如 Сопка Галочья(加洛奇火山)、Бухта Медвежья(梅德韦日亚湾)、Мыс Олюторский(奥柳托尔斯基角)等。

人文景观指反映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科技等领域重大事件发生演变的遗迹或纪念物,它包括建筑、道路、摩崖石刻、神话传说、人文掌故等。人文景观通名常与建筑物有关,如“宫、殿、堂、亭、台、楼、阁、榭、塔、馆、府、桥、坊、园、庙、寺、陵、墓”等。宫殿建筑中,中国一般以“宫、殿、堂”为通名,如“保和殿”“兴庆宫”等;俄罗斯为 дворец(宫殿),如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冬宫)、Юсуповский дворец(尤苏波夫宫)等。

中俄现代人文景观命名大多相似,如“博物馆/музей、公园/парк、广场/площадь、纪念馆/мемор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或 дом-музей”等。因两国历史文化不同,古代人文景观名称各具特点。两国古代人文景观大致可分为:园林类、宗教文化类、遗迹类、生产生活类。中国古代保留下来的园林多为皇家或私家园林,通常称为“园”,园内将自然与人工巧妙结合,众多建筑屹立其中,采用通名为“厅、亭、台、楼、阁、堂、轩、榭”等,而俄罗斯常为 усадьба(庄园)。中国园林讲究人工的巧夺天工,俄罗斯庄园则更注重保持原生态。例如,中国有“留园”“御河园”等;俄罗斯有 Усадьба Голицыных(戈利森庄园)、Усадьба Строгановых(斯特罗加诺夫庄园)等。

墓葬陵寝及名人故居类中,中国一般以“陵、墓、陵园、故居、故里”为通名,如“岳飞墓”“毛泽东故居”等;俄罗斯则为 мавзолей、могила、кладбище、дом、дом-музей 等,如 Мавзолей В. И. Ленина(列宁墓)、Могила Сталина(斯大林墓)、Дом-музей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屠格涅夫故居)等。生产生活类包括水利、桥梁建筑工程,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中国多以“堰、渠、河、坝”为通名,如四川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湖北的“三峡大坝”等;俄罗斯水利工程通名常用缩略语 ГЭС(水电站),如 Братская ГЭС(布拉茨克水电站)等。中俄桥梁通名相对应,为“桥/мост”,如河北的“赵州桥”、Аничков мост(阿尼奇科夫桥)、Дворцовый мост(宫廷桥)等。

中俄两国宗教有所差异,中国自古不仅信奉佛教和道教,还会宣扬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民间宗教等。佛教类通名为“寺、庙、塔、殿”等,如“光孝寺”“如来殿”;道教类以“宫、观、庙”为通名,如“三清山”“妈祖庙”;也有少数基督教的人文景观,其通名常为“教堂”。俄罗斯虽曾信奉多神

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但随着东正教(基督教)的传入,信仰该教的人数呈压倒性优势。因而有众多祷告礼拜的教堂、修道院等,宗教景观多以 собор(教堂)、церковь(教堂)、монастырь(修道院)、храм(教堂、寺院)、часовня(小教堂)等作为通名。如基督教景点有 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基督救世主大教堂)、Успенский Собор(圣母升天大教堂)等;东正教景点有 Исаак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伊萨基辅大教堂)、Покровская церковь(波克罗夫斯基教堂)等。

1.2 “属性名+通名”定性定类

中俄景点名称也有由标明景点的类属、性质、特征、质料、领域、范围、时间、方位、功能、序号、数量、大小等不同特点的属性名和通名组成,表类属的属性名均很多,如“国家历史博物馆”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国家历史博物馆)相对应,由表类属的属性名(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表领域的属性名(历史、Исторический)+通名(博物馆、музей)构成。表质料的属性名也较多,如“琉璃阁”“石牌坊”和 Стекланный пляж(玻璃海滩)分别由表材料的属性名(琉璃、石牌、Стекланный)+通名(阁、坊、пляж)构成。

表特征的属性名比较典型。中国自然景观以地貌、颜色、形状等特征命名,如“天柱峰”(形状)、“丹霞山”(地貌)、“五指山”(形状);人文景观以外形命名,如“八角楼”。俄罗斯自然景观一般以地形特征命名,如 Долина гейзеров(间歇泉谷)、Столбы выветривания(天然风化柱);也有以颜色命名的,如 Остров Белый(白岛)、Синяя сопка(蓝色火山)、Светлые озёра(光明湖)等。此外,中国还有表数量的属性名,如“明十三陵”由表时间和数量属性名(明十三)+通名构成,“九溪十八涧”由“数量(九)+通名(溪)+数量(十八)+通名(涧)”构成。俄罗斯用数字作为属性名的景点名称很少,在所收集语料中未见。

属性名还见于遗迹类景点名称。遗迹类包括遗址、墓葬、城堡、宫殿等。中国如“古人类活动遗址”“恐龙化石遗址”;俄罗斯古代城堡遗址为 городище,古建筑遗址用 руина,古城遗址用 развалина,如 Грот Руины(石窟遗址)。

1.3 “专名+属性名+通名”定位定性定类

景点名称以指别归类或定性定类提供信息,有的名称涵括上述两类名称信息,该类名称由“专名+属性名+通名”组成,多见于现代景点命名。专名一般为地名或人名,属性名语义多样,通常表示类属、方位、功能、性质、特征等。该类组构较为复杂,包含信息丰富,易于区别。中俄该类景点名称大同小异,其中“风景区/экскурсионная зона、自然风景区/ландшафтно-экскурсионная зона、森林公园/лесопарк、自然保护区/заповедник”等皆为表示自然景观的类别,汉语语序为直线顺序式,俄语专名和属性名用形容词形式表达时,语序同汉语,反之,则为逆序。如“湖洞水自然风景区”“蟒山国家森林公园”“港北自然保护区”、Баргузинский биосферный заповедник(巴尔古津自然保护区)、Большой Арктический заповедник(大北极自然保护区)等。

“纪念馆、水上乐园、科学技术馆、地质/古生物/科技博物馆”等为表示人文景观的类别,汉语语序单一,专名、属性名和通名顺序呈现,如“中国航空博物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龙泉山游乐园”;俄语语序复杂,顺、逆交叉,如 Музей культуры Астрахани(阿斯特拉罕文化博物馆)、Детский парк имени Н. Н. Пряникова(普里亚米科夫儿童公园),其语序均为“属性名+通名+专名”。“旅

游区/村、风景名胜区、度假区”可以是自然或人文景观或两者融合的景点,如“明月山温泉度假村”“五柳风景名胜区”“呀子哟旅游度假区”等;俄语用 Туристско-рекреационная зона (ТРЗ)(旅游休闲区)或 ОЭЗ(经济特区)表示,通常前置。如 ОЭЗ Кавказские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高加索矿水疗养区)、ТРЗ Куршская коса(库尔什沙嘴旅游休闲区)等。

1.4“专名”定指

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机构名、朝代、年号等。石立坚(1987:24)将专名大致分为六类。如有生命的或被认为是有生命的特指个体名或群体名,包括人名、鬼神名和动物名等;广义的地名,如历史地名、传说中的地名、洲名、国名、居民点名、江河湖海名、山名、山脉名、山峰名等。中俄景点名称主要以地名命名为主,如“纳木错”“禾木”“汗腾格里”、Арбат(阿尔巴特大街)、Нарын-Кала(纳林卡拉古城堡)等均省略了通名,翻译时需补出。

景点名称中还有一类无通名,只有标识某一特定景观的独特名称的专名,汉语多以词句为某建筑、规模小的景点题名,多为四字格,借用诗句典故等,为彰显雅致而省略通名,如“洞天深处”(溶洞)、“一碧万顷”(莲池)、“曲水流觞”等。俄语该类很少,如 Эрмитаж(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由叶卡捷琳娜二世命名,名称来源于法语 ermitage,意为“隐宫”。

此外,中国景点名称中还存在通名专名化现象,此时整个名称作专名处理,多表现为单音节专名+单音节通名,组成双音节词,如“巢湖”“衡山”“黄山”“长江”“黄河”等;亦有专名为双音节,但与通名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若分开则产生歧义或语义不完整,此时整体视为专名,如“九寨沟”“鼓浪屿”“瘦西湖”等。

2 中俄景点名称互译模式

翻译转化或转换可归为四大类型:增、减、转、换(Гарбовский,2004:371-389)。汉俄互译是汉俄之间词素、词、词组、单句、复句和句群之间的对应、增添、删减和移换。由于景点名称具有称名性,以名词性词组为主,主要为词或词组,因此,景点名词汉俄互译是词、词组之间的对应、增添、删减和移换。这四种全译模式主要体现为全译的直译与意译两大策略,这两种翻译策略又分为对、增、减、转、换、分、合七种翻译方法。对负载文化含义和历史渊源的名称若直译则会令译语受众难以理解,从而达不到吸引其前往旅游的目的,传递不了原语文化。因此,除全译外,有时需采用变译之变通手段。上文对比分析了中俄景点名称的形式组构及语义类别特点,得出其同与异,在景点名称汉俄互译中,应采用“同”则对应转化,“异”则变通转换。下面以此为基础探讨中俄景点名称的互译模式。

2.1 逐词对应模式

逐词对应是将原文信息形式一一对应,力求信息量不变,是双语在翻译过程中达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的对应,是原语单位与译语单位依次对出、词义逐一对应、交际价值对等的全译方法(黄忠廉等,2013:14)。此类模式语形上没有调整变化,俄汉双语和谐对应、相向而行,语义上逐一对应,顺序一致。

逐词对应模式最适宜于由“属性名+通名”和“专名+通名”构成的景点名称,属性名通常表示类属、材料、颜色、数量等,专名常为地名,也见人名,且俄语专名、属性名由形容词或数词表示时,采用

对译。如“珍珠湖”(Жемчужное озеро)、“石林”(Каменный лес)、“北京海洋馆”(Пекинский океанариум)、“三峡”(Три ущелья)、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青铜骑士)、Летний сад(夏园)、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桥)、Казанский собор(喀山大教堂)、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等。其次,某些“专名+属性名+通名”中,专名一般为地名,属性名表示性质、质料、范围等,俄语专名、属性名均为形容词,且汉俄顺序一致时,采用对译。如“中华锦绣园”(Китайский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парк)、“中国瓷园”(Китайский фарфоровый парк)、Балаклавский подземный музейный комплекс(巴拉克拉瓦地下博物馆群)等。

2.2 专通互换模式

专通互换即专名和通名互换位置,是换译的一种方式。“换译,即交换式全译,是意译的一种形式,是译者为完整再现原文语值、准确传达原文语义而交换双语语表形式的全译活动。换是双向行为,包括肯否换译、句式换译、主被换译、动静换译、虚实换译、语序换译、词类换译等”(黄忠廉等,2019:104)。景点名称换译中最常见的是语序换译,主要用于“专名+通名”景点名称的翻译,有以下两类。

(1)专名和通名均对译,但“专名+通名”构成一个短语则采用换译,如“卢沟桥”将专名音译为 Лугоуцяо,通名对译为 Мост,再将二者的语序置换,换译为 Мост Лугоуцяо。此类又分为两小类:一是当专名为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时,专名采用音译,汉译俄时将通名前置,俄译汉时通名后移。如“少林寺”“布达拉宫”“岳飞墓”分别换译为 Монастырь Шаолинь、Дворец Потала、Могила Юе Фэя;Река Нева、Дом-музей Пушкина 分别换译为“涅瓦河”“普希金故居”等。二是当专名用源于历史传说的动物名词表示时,专名和通名先意译,再换序。如“黄龙寺”将“黄龙”意译后置,用第二格,译为 Храм Жёлтого дракона,“黄龙寺”乃相传黄龙真人在此养道而得名。同理,“蝴蝶谷”译为 Ущелье бабочек,因每年春季色彩斑斓的蝴蝶在此聚集。此种译法传达了原文的风格特色,游客根据字面含义可大致了解景点的特色之处。

(2)通名专名化。通名专名化主要指单音节的通名,如“山、河、江、湖、海、港、峡、关、岛”等,按专名处理,与专名连写,构成专名整体(王芹等,2013:26)。中国地名的专名为单音节时,通名一般也为单音节,汉译俄时,先将整体音译,再意译通名,再换序。如“泰山”译为 Гора Тайшань,“巢湖”译为 Озеро Чаоху,“豫园”译为 Парк Юйюань 等。有些专名为双音节的也采用此类译法,如“鼓浪屿”和“九寨沟”分别译为 Остров Гуланьюй、Заповедник Цзючжайгоу 等。

除上述两种全译模式外,还有一类通名不对等,即非等值词的翻译。非等值词有不完全等值和完全不等值两类。不完全等值词即两种语言的概念意义对应但内涵意义存在差异,如“楼”一词既指“楼房”,如高楼大厦,对应俄语 дом 或 здание;还可指建筑物上加盖的一层房子,如“碉楼”“钟楼”,对应俄语 башня、колокольня、терем。如“鼓楼”译为 Барабанная башня,“岳阳楼”译为 Терем Юеянлю。又如“塔”,对应俄语 башня、пагода、минарет 等,有宗教意义和建筑风格上的区别,如“六和塔”译为 Пагода шести гармоний,“清真寺塔”译为 Минарет мечетей。完全不等值词则为一种语言中存在而另一种语言中无对应概念或事物,又称文化空缺词。如 монастырь 为俄罗斯东正教特有的修行、礼拜场所,引入中国后,早期译者沿用原拉丁语译文“修道院”一词,形成对俄罗斯东

正教礼拜场所约定俗成的表达,而中国的寺庙、尼姑庵作为佛教词语,在俄罗斯亦无对应词汇,同为宗教场所,可反向译为 монастырь 或 храм,翻译时也需采用换译。如“玉佛寺”译为 Храм нефритового Будды,“坛”与“庙”也可译为 храм,如“天坛”译为 Храм Неба,“孔庙”译为 Храм Конфуции 等。

2.3 通名缀补模式

通名缀补是增加式全译,即从原文出发,根据逻辑、句法、修辞的需要,在译文中增加一些必要的语言单位。由于双语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结构以及习惯表达法的差异,翻译中有时会增加补充某些必要的语言单位来衔接语义,填补可能出现的语义空缺,使译文结构更加完整,语义更加明确,达到和原文相似的某种修辞效果,从而体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增译可将原文中隐含的成分或内容,尤其是一些与原文背景有关的信息,用明显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不是增加意义,而是增加信息的突显度(黄忠廉,2019:104)。如由专名构成的景点名称“羊卓雍措”,因其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藏语意为“碧玉湖”,若只音译“羊卓雍措”,译语受众疑惑不解,不知所指,为了让译语受众了解这一名称所指,翻译时先音译专名,再增译景点类别“湖泊”,译为 Озеро Ямдрок Юмцо;同理,“罗布林卡”(是一座典型的藏式风格园林,意为“宝贝园林”)译为 Парк Норбулинка;Сердце Чечни(位于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联邦区车臣共和国的首府格罗兹尼市中心的清真寺),为了让汉语受众明白其所指,汉译时先意译名称,再增译类别“清真寺”,译为“车臣之心清真寺”,同理,Царицыно 先音译地名,再增译类别“庄园”,译为“察里津诺庄园”。增加通名,给景点归类,使受众一看便知是什么景点。

2.4 文化专名音译—意译互参模式

一些景点名称来源于历史、历史典故或传说故事,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为了宣传原语文化,保持原语异域文化的陌生化,将景点名称作为一个整体采取音译,为了让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再括号加注,注释是对整个名称的意译或解释,该类可分为两小类:(1)当景点名称只由专名构成时,先将名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音译,再括号加注,注释是对整个名称的意译。如“天涯海角”先音译为 Тянь Я Хай Цзяо,再意译为 Край Света,从而可得译文 Тянь Я Хай Цзяо (Край Света);同理,“鹿回头”译为 Лухуэйтоу (Повернувший голову олень)。若只音译不仅让译语受众费解,还失去了其文化内涵。(2)当景点名称由具有历史来源的“专名+通名”构成时,先将专名和通名作为一个整体音译,再意译通名,最后括号加注,注释是对整个名称的意译,该类方式在中国景点名称外译时较常用。如“保和殿”,先音译整个名称,再意译通名,最后对整个名称采用意译加注置入括号内,译为 Палата Баохэдянь (Палат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гармонии);同理,“坤宁宫”可译为 Дворец Куньнингун (Дворец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还有一类仅由专名构成,俄译可兼用几法。如“三潭印月”先采用通名缀补法,译出其类型 Плёс,再音译专名 Саньтаньиньюе,最后采用括号加注意译 отражение луны в трёх пучинах,整体译为 Саньтаньиньюе (отражение луны в трёх пучинах)。

该类翻译模式属于杂糅式,专名先音译,再意译,采用括号加注形式,解释前面的音译,起到一种相互参照的作用。此种译法实际上是将陌生文化的异化和归化同时展现,给不同读者以更多的吸收空间,不仅让译语受众了解景点名称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历史渊源,也有利于提高其对异域文化

的解释和消化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既传播了本土文化,又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2.5 专名文化内涵阐释模式

阐释是阐释的一种方式,阐释是在译文中对原作内容直接加以阐释并与之浑然融合的变译活动,它在译的基础上,对原作的词、词组、句乃至篇进行阐释,以便读者理解(黄忠廉,2000:307)。景点名称翻译主要是对文化词语的阐释。当原文内容直译或意译、游客对该景点内容容易产生困惑和误解时,可对该名称进行阐释,增加译文信息或在译文后进行解释补充,以使读者明确该景点名称的具体内涵,依此判定是否值得一游。此类一般是负载文化信息,如采用传说、历史典故、历史事件命名的景点。其组构形式多为“专名”或“专名+通名”,对该类名称的翻译采用专名音译、通名意译,再加注的方法,这种注又分三种:(1)夹注,即括注在所译名称之后;(2)脚注在本页或尾注在文末或书末;(3)直接将注释内容置入译文中,与专名的音译或意译前后相连,融为一体,不查原文并不知是译者所加,却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南山寺”可先译出 Храм Наньшань,因“南山寺”为中国佛教中心,可将此内容直接置入译文中,即 Будд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м Наньшань。此种译法弥补了译语缺失的文化信息,使游客能对该景点有大致了解。又如“瓮城”先音译为 Вэнчэн,再在其后用括号加注,即 Вэнчэн (часть крепостной стены в форме прямоугольника или полукруга внутри или снаружи крепости)。

若仅有音译,游客可能一头雾水,只知其音不知其意,从而减少了对该景点的兴趣。加以注释,虽笔墨繁琐了些,但排除了译语受众的理解障碍,传播了中国文化。俄罗斯许多景点名称以历史来源命名,若只是意译,中国游客只知其名,不知其内涵,因此汉译时可在其后加注。如 Китовая аллея,为了让游客对这一景点有所了解,可先直译为“鲸鱼骨港”,再在其后加注“此处为鲸鱼迁徙主要通道,四处布满鲸鱼骨”;又如 Город мёртвых,若意译为“亡者之城”,则会使游客产生恐惧,为了排除游客的种种猜测与担心,可加注“北奥塞梯山上的古墓”,此类属于整体加注,在所调查材料中只见于俄罗斯。

景点名称中,专名若为城市古称、别称等时,若只翻译单一别称,外国游客或许以为是一新地点,如“石头城”指代的是南京,可先将“石头城”意译为 город камней,再在其后注释 Нанькин。俄罗斯景点名称汉译亦可采用此种方法,如俄罗斯城市 Тула(图拉),别称为 город мастеров(巧匠之都)、город оружейников(武器城)、самоварная столица(茶炊之都)和 красная кузница(最佳铁匠铺),汉译时,先意译,再在其后注释 Тула,便于译语受众理解。

3 结语

以上对比了中俄景点名称的形式和语义特点,中俄两国景点名称皆多由“专名+通名”构成,其次有“专名+属性名+通名”“属性名+通名”,还有“专名”作为景点名称,俄语少见,汉语也不多。此外,汉语还有专名通名化以及借用诗句的“专名”。专名一般为地名、人名,也见动物名,通名大多对应;属性名指出景点的类属、性质、特征、质料、领域、范围、时间、方位、功能等。中国景点名称以托物言志命名为特色,俄罗斯则以历史来源命名居多。

基于对比提炼出中俄景点名称的互译模式有逐词对应、专通互换、通名缀补、文化专名音译—

意译互参、专名文化内涵阐释。逐词对应模式常用于“属性名+通名”和“专名+通名”,还可用于“专名+属性名+通名”,属性名一般表示类属、性质、特征、领域、质料等,专名常为地名,也见人名,对译时俄语专名、属性名用形容词或数词表示。专通互换模式主要用于“专名+通名”中,当专名为地名、人名等时,专名音译或对译,专名和通名位置互换。通名缀补模式常用于景点名称缺乏指代类别的通名时,需增译通名。文化专名音译—意译互参模式常见于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汉语景点名称的俄译。专名文化内涵阐释模式适用于采用传说、历史典故、历史事件等命名的具有文化因素的景点名称。因所收集语料有限,本文仅探讨了部分组构相对简单的景点名称,结构复杂的景点名称以及景点介绍等的对比与翻译均有待深入讨论。

参考文献:

- Гарбовский, Н. К. 2004.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M].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贝可钧, 翁晓梅. 2015. 中国沿海城市英语公示语误译解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忠廉, 贾明秀. 2013. 释“对译”[J]. 上海翻译(2):12-14.
 黄忠廉. 2000. 翻译变体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 2019. 翻译方法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文国. 1997.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石立坚. 1987. 专名与通名[J]. 语文建设(3):23-25.
 王芹, 左伟. 2013. 公示语汉英翻译技巧与实例[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Exploring the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of Chinese and Russian Scenic Spots Names

LIU Lifen XIAO Huan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attractions is discussed based on their formal and semantic comparisons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the name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attractions are mostly constructed in the scheme of “proper name + common name”, “attribute name + common name” and “proper name + attribute name + common name”, rarely in the form of mere proper name, especially in Russia.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oper names used as common names and proper names borrowed from poems in Chinese. The proper names are mostly names of places and people as well as names of animals while the common names mostly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The attribute names indicate the category, characteristics, material, area, scope, function, serial number, and so on. The names of Chinese attrac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way to express some aspiration through depicting the scene, while the names of Russian attractions are mostly named after historical sources. The transla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and Russian names are word-by-word, 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proper names and common names, supplement on the common names, transliter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specific nam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proper na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for the mutual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Russian names of attraction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Russian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and to provide a good linguistic environment for the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Russian tourist culture.

Key words: scenic spots names; form-seman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R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陈宁